

野客叢書附錄

三



野史叢書

三



野客叢書附錄

三

王楙撰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野客叢書附錄 三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#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一

## 後漢無二名

後漢人名無兩字者。或謂以王莽所禁故爾。僕觀匈奴傳。莽奏今中國不得有二名。因使使者以風單于。宜上書募化爲一名。或者之說。不爲無據。僕謂莽竊取國柄。未幾大正天誅。漢家恢復大業。凡蠱僞之政。一切掃除而更張之。不應獨於人名。尚仍莽舊。然後漢率多單名者。殆承襲而然。恐非爲莽也。兩字名不爲無之。但不至如尋常之多耳。就傳考之。蘇不韋字公先。王延壽字文考。謝夷吾字堯卿。郭延年字公游。此分明知其爲二名者。又有如薊子訓。計子勳。費長房之徒。則知後漢未嘗絕。然無二名者。歐公集古錄。趙氏金石錄。所載東漢碑刻。凡稱二字者。必曰漢人之字。僕固不敢深必以爲漢人之名也。然觀武梁碑。其間言孝子仲章。季章立孫子儵。躬修孝道。安有子孫於父祖墓碑中而稱字者乎。歐公跋楊震碑。陰曰。此碑謂賈伯錡。劉顯祖之類。凡若干人。疑其所書皆字。蓋後漢時人。見於史傳者。未嘗有兩字名者。僕謂歐公不深考後漢。安可謂史傳未嘗有兩字名邪。

## 先醒

今稱先生之語。古者亦有單稱一字爲禮者。叔孫通與諸弟子共爲朝儀。曰。叔孫生。聖人也。梅福曰。叔孫先。非不忠也。師古注。先。猶言先生。又觀張釋之。龔遂等傳。所謂王生。結轅公。卿數言鄧先。張談先。皆此



信然。漁隱自鹵莽如此。反謂直方鹵莽。其可笑也。迷迭賦。當時如曹植王粲。應瑒陳琳之徒。皆有是作。不但魏文帝一人而已。故梁元帝志蕭琛曰。迷迭成章。江總表曰。迷迭之文云云。

### 鄭氏詩箋

鄭氏詩箋。極有害理處。不逆其意。而以文害辭。如四月詩。四月維夏。六月徂暑。先祖匪人。胡寧忍予。此詩蓋刺幽王在位。貪殘怨亂。竝興而作。注謂我先祖非人乎。人則當知患難。何爲使我當此亂世。詈先祖爲非人。豈理也哉。不若曰。先祖不以爲人乎。何忍使我當此亂世。

### 陳胡二公評詩

東坡云。詩人有寫物之工。桑之未落。其葉沃若。他物不可當此。林和靖梅詩。疎影橫斜水清淺。暗香浮動月黃昏。決非桃杏詩。皮日休白蓮詩。無情有恨何人見。月冷風清欲墮時。決非紅蓮詩。僕觀陳輔之詩。話謂和靖詩近野薔薇。漁隱叢話謂皮日休詩移作白牡丹。尤更親切。二說似不深究。詩人寫物之意。疎影橫斜水清淺。野薔薇安得有此蕭灑標致。而牡丹開時。正風和日暖。又安得有月冷風清之氣象。邪。陳標蜀葵詩曰。能共牡丹爭幾許。柳渾牡丹詩曰。也共戎葵較幾多。輔之漁隱所見。正與二公一同。楊妃轎事。

李肇國史補注。言楊妃死於馬嵬梨樹下。店媪得錦轎一隻。過客傳玩。每出百金。由此致富。玄宗遺錄又載高力士於妃子臨刑。遣一轎取而懷之。後玄宗夢妃子云云。詢力士曰。妃子受禍時。遣一轎。汝收乎。

力士因進之。玄宗作妃子所遺羅襪銘。有曰。羅襪羅襪。香塵生不絕。二說雖不同。皆言妃子有遺襪事。僕始疑其附會。因讀劉禹錫馬嵬行。有曰。履綦無復有。文組光未滅。不見巖畔人。空見淩波襪。郵童愛踪跡。私了解盤結。傳看千萬眼。縷絕香不歇。乃知當時果有是事。甚合國史補注之說。

以蒲爲脯

又選潘安仁西征賦曰。野蒲變而爲脯。苑鹿化而爲馬。銑注。趙高欲爲亂。恐羣臣不聽。乃先設驗。以蒲爲脯。以鹿爲馬。獻於二世。羣臣言蒲與鹿者。陰誅之。按今史記。但聞指鹿爲馬。不聞以蒲爲脯之說。此見漢人雜說。臧榮緒晉書。常引以爲言。歐陽詢蒲柳門載趙高此事。謂出於史記。誤矣。

鼻祖耳孫

今人多以鼻祖對耳孫。自以爲的對。往往不究其義。僕觀揚雄反離騷注。鼻祖。始祖也。惠帝紀。應劭注曰。耳孫。玄孫之子也。言去高曾益遠。但耳聞之耳。李斐曰。耳孫。曾孫也。皆臆說耳。惟晉灼曰。耳孫。玄孫之曾孫也。諸侯王表在八世。師古曰。耳音仍。爾雅。曾孫之子爲玄孫。玄孫之子爲來孫。來孫之子爲鼻孫。鼻孫之子爲仍孫。從己而數。是爲八葉。此與晉說同。是則耳當爲仍。非耳字也。考方言。嚶之初生謂之鼻。人之初生謂之首。梁益之間。謂鼻爲初。或謂之祖。然則鼻與祖皆始之別名。以鼻祖爲始祖。似未爲是。凡人孕胎。必先有鼻。然後有耳目之屬。今畫人亦然。必先畫鼻。僕嘗疑鼻祖之意如此。未敢以爲是。近觀漫錄。亦有是言。甚與僕暗合。



侯霸員半千宋璟

嘉祐雜志所載三碑。僕嘗考焉。一原甫得漢延熹金鄉守長侯君碑云。君諱成。防東人。其先出自周文之後。封於鄭共伯。賜氏曰侯。厥胤宜多。以功佐國。漢侯公濟。太上皇鴻溝之扈。諡曰安國。君曾祖黼。封明統侯。光武中興。玄孫霸。大司徒於陵侯。僕考後漢侯霸傳。霸河南密人。族父淵。以宦者有才辯任職。元帝時。佐石顯等領中書。號曰大常侍。而不推原侯公。史失之乎。二白水縣民得員半古墓志云。十八代祖疑。自宋入魏。本姓劉氏。彭城人。以其雅正似伍員。遂賜姓員。僕考唐書本傳。其先彭城劉氏。十世祖疑之事。宋及齊受禪。奔元魏。以忠烈自比伍員。因自姓員。或謂疑十世祖。或謂十八世祖。或謂自姓員。或謂賜姓員。傳文與碑不同如此。三邢臺村所得顏魯公撰宋璟神道碑云。公作長松篇。梅花賦。蘇味道以爲有王佐之才。上嘗賜鍾乳。使醫持歸鍊之。或以上藥不宜委之。公曰。推信待物。猶懼不信。作相廷奏二張。則天失色。欲起。李邕曰。陛下坐則天下安。起則天下危。張喜正作相。仰公行事。每閱堂案。見公危言讜論。扼腕長歎。今本傳並不載此數事。而劉禹錫書則曰。宋廣平。沉下寮也。蘇公味道時爲繡衣直指使者。廣平投以梅花賦。蘇盛稱之。自是則天聞之。皮日休賦序曰。宋廣平有梅花賦。清新富豔。得南朝徐庾之體。後蘇公味道得而稱之。廣平之名遂振。廣平碑之數事。既不見於史矣。而梅花賦一事。或謂廣平投繡衣使者。蘇公而見稱。或謂蘇公後得此賦。見稱而遂振。二者之言又不同。

陳元方事

陳紀傳云。董卓入洛陽。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。不得已。至京師。遷侍中。出爲平原相。往謁卓。時欲徙都長安。謂紀曰。今欲西都。何如。紀云云。卓意甚忤。而敬紀名行。無所復言。時議欲以爲司徒。紀見禍亂方作。不復辦嚴。卽時之郡。璽書追拜太僕。又徵爲尙書令。所載如此。邯鄲淳所著陳紀碑。則曰。用大將軍何進表。選名儒。君爲舉首。公車特徵。起家拜五官中郎將。到遷侍中。旬有八日。出相平原。會孝靈晏駕。賊臣秉政。肆其兇虐。剝亂宇內。州郡幅裂。視事未朞。會刺史敗於黃巾。幽冀二州爭利其土。乃辭而去之。於是老弱隨慕。扳轅持轂。輪不得轉。遂晨夜間行。寓於邳郟之野。袁術恣睢。僭號江淮。圖覆社稷。結婚呂布。送女在塗。君爲國深憂。奮策出奇。以奪其心。卒使絕好。追女而還。離逆姦謀。使不得就。君之力也。惟帝念功。命作尙書令。二處所載。互有不同。傳言紀受董卓之招。碑言紀用何進之薦。傳言紀阻董卓遷都之計。碑言紀敗袁呂結婚之謀。兼摭出以資閱史者。

漢人規戒

魏相爲揚州刺史。考案郡國守相。多所貶退。而光祿大夫丙吉予之書曰。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。方且大用。願少謹自重。藏器於身。相心善其言。爲霽威嚴。翟方進爲京兆尹。搏擊豪強。京師畏之。而青州刺史胡常予之書曰。竊聞政令甚明。爲京兆恐有所不宜。方進心知所謂。少弛威嚴。二事甚相類。漢人規戒。率多如此。又如揚惲旣廢家居。治產以財自娛。其爰孫會宗予書。戒以大臣廢退。當闔門惶懼。爲可憐之意。不當治產通賓客。段會宗年老而遠爲都護。其爰谷永予書。戒以因循舊貫。無求奇功。司馬遷尊

寵任職。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人之義。衛青既貴。而天下士夫無稱。其故吏蘇建責以觀古名將之意。漢人於交彘故舊。動存規戒。其不肯阿意順旨。以陷於非義。此風凜然可喜。

### 呼吸古人名字

前漢魏相傳。相字無音。人多呼爲平聲。以弱翁之字觀之。合作去聲。唐詩曰。身依魏相尊。可據也。郊祀志。公玉帶爲公宿帶。據顏師古注。引呂氏春秋。齊有公玉丹。蓋其舊族。合呼爲本音。而單姓玉者音宿。如後漢玉況。乃姓宿爾。量錯傳。錯字無音。據班固敘傳曰。故安執節。責通誅錯。蹇蹇帝臣。匪躬之故。作措字讀。而潘安仁賦。乃曰。殞吳嗣於屨下。蓋獲怒於一博。濟七國之稱亂。翻助逆而誅錯。是協入聲韻也。此如史記司馬錯。錯七各反。又七故反。僕又考之。文字間言驚悸不定曰錯愕。二字多讀爲入聲。而東漢錯愕不能對。乃音措互。知二音蓋通用。四皓之園公。據陳留圉公彭祖風俗記。合云姓錢名鏗。據史記注。論語注。離騷注。錢字音翦。只此一音。而前輩諸公多作平聲呼。如胡嶧長短句是也。蓋用唐韻音耳。唐韻有平上二音。

### 苻符二姓

苻堅。其先本姓蒲。其祖以讖文改爲苻。符融。其先魯頃公孫。仕秦爲符璽郎。以爲氏。故苻堅之姓從艸。符融之姓從竹。二姓固自不同。而唐義陽郡王符璘碑。合從竹。而書作苻。而苻堅之苻。又有書從竹者。皆失於不契勘耳。僕又考之。漢碑隸書。率以竹爲艸。少有從竹者。如符節之字。皆然。今西漢書。符瑞多從

艸。魏晉以下。眞書碑亦有書符節爲符節者。蓋古者皆通用故耳。此又不可不知。顏魯公千祿書曰。從艸者爲姓。從竹者爲印。亦未之察也。不知符融之符。果非姓乎。

鳳尾虎頭

皮日休詩以鳳尾諾對虎頭嶺。東坡以鳳尾諾對虎頭州。按晉帝批奏書。諾字之尾如鳳尾之形。故謂鳳尾諾。齊帝令江夏王學鳳尾諾。一學卽工諾者。猶言制可也。諾字與詔字相似。而又有鳳詔之語。故觀者往往誤以爲鳳尾詔焉。如陸龜蒙集所刊是也。

蘇州

蘇州在禹貢爲揚州之域。至周爲吳。至秦漢爲會稽郡治。所統甚大。按圖經。秦漢會稽郡。舉今兩浙之地。皆在焉。武帝制詔。所謂東指海南。近諸越。北枕大江是也。是時。嚴助朱買臣等皆爲是郡。其任甚重。至後漢順帝時。分會稽之半爲吳郡之地。尙全有浙西之地。亦未爲狹也。自孫皓分吳郡爲吳興郡。但兼有杭秀睦之地而已。唐之蘇州。但兼秀州之地而已。晉天福間。錢武肅又分嘉興海鹽二縣爲秀州。其隸於蘇者。惟吳長洲崑山常熟吳江五邑而已。其地益削如此。今之蘇州。不得漢會稽郡十五之一。而在浙右已爲巨鎮。爲是守。顧亦偉且大矣。而況嚴朱之在漢。統全浙之地乎。其勢隆重。不言可知。

陸士衡

陸士衡齊謳行曰。東被姑尤側。南界聊攝城。海物錯萬類。陸產尙千名。孟諸吞雲夢。百二侔秦京。僕以爲

不若以八九吞雲夢對百二倖秦京。不惟親切且混然也。

### 大唐唐國二錢

今唐國通寶。大唐通寶。乃南唐錢。或者不知。求之三百年之唐。謬也。按南唐書。元宗卽位。鑄唐國通寶。大  
唐通寶。通用數年。漸弊。百姓盜鑄。極爲輕小。元宗卽璟也。

### 解菜

今人久茹素。而其親若鄰。設酒殺之具。以相煖熱。名曰開葷。於理合曰開素。此風已見六朝。觀東昏侯喪  
潘妃之女。闔豎共營殺羞。云爲天解菜。正其義也。

### 二迹

傅毅迪志詩曰。於赫我祖。顯於殷國。二迹阿衡。克光其則。潘岳西征詩曰。赫赫大晉。奄有四方。二迹陝西。  
實惟我王。藝文類聚。此詩張華作。

### 麪以斤兩爲斗

今麪以二斤某兩爲斗。蓋沿唐舊。觀唐會要。天寶間。麪以三斤四兩爲斗。

### 吾丘壽王論

容齋稟舉漢世論議之臣。如嚴樂。董董賈馬之徒。凡十九人。謂皆極言秦之虐如此。僕謂此皆傳之所有。  
人所共知。有一事見於他集中。傳所不載。人所罕知。姑摭出以資博聞。吾丘壽王嘗著驃騎論功一論。

甚詳。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，立克勝之功。壽王作士大夫之論，稱武帝之德曰：士問於大夫曰：側聞強秦之用兵也，南不踰五嶺，北不渡大河，海內愁怨，以喪其國。漢興六十餘載，命將帥以抗憤，用干戈於四荒，南極朱厓，北建朔方，拓地萬里，海內晏如，敢問其縱。大夫曰：昔秦之得天下也，以功不以德，以詐不以誠，內用商鞅、李斯之謀，外用王翦、白起之兵，既并海內，以威力爲王道，以權詐爲要術，遂非唐笑虞，絕滅舊章，防禁文學，行是古之戮，嚴誹謗之誅，十餘年滂沱而盈溢，故皇天疾威，更命大漢，反秦政務寬厚，六世富安，何征不克云云。此正漢人極言秦失者也。容齋惟舉壽王議中數語，而不知壽王又有此論，故表其略焉。班固傳謂固感壽王東方之徒，剋造文辭，終以諷勸，乃上兩都賦。注：壽王作士大夫論，驃騎將軍頌，知固之作亦祖此，不但客難也。魏卞蘭獻賦，太子報曰：昔吾丘壽王何武以歌詩得金帛之賜，今考二傳，何武則然，壽王自議挾弓得鼎後，不聞有他製作，謂以歌詩得金帛之賜，計亦有之，史闕而不載耳。

# 野客叢書卷第二十三

## 古者拜禮

古者拜禮。非特首至地然後爲拜也。凡頭俯膝屈手動。皆謂之拜。按周禮。辨九拜之儀。一稽首。二頓首。三空首。四振動。五吉拜。六凶拜。七奇拜。八褒拜。九肅拜。注。稽首。拜頭至地也。頓首。拜頭叩地也。空首。拜頭至手也。振動。以兩手相擊也。奇拜。一拜也。褒拜。再拜也。肅拜。但俯下手。卽今之揖也。何嘗專以首至地爲拜邪。乃知禹聞善言則拜。如揖之類是也。豈僕僕之謂哉。今人或以頓首施於卑下。不知拜頭叩地。豈卑下之所安乎。古者男女皆跪。男跪尙左手。女跪尙右手。以此爲別。自唐武后尊婦人。始易今拜而不屈膝。此見張建章渤海國記。不爲無據。然又觀北史。周時。詔內外命婦拜宗廟及天臺。皆俛伏。則知前此婦人。蓋已有不跪者矣。

## 骨利幹日出

歐公詩。邇來不覺三十年。歲月纔如熟羊腓。於夾字韻內。押用史載及通典骨利國事。骨利國地近扶桑。書長夜短。夜煮一羊腓。纔熟而東方已明。言其疾也。漁隱叢話又引資治通鑑云。煮羊腓熟。日已出矣。所紀與史載通典小異。郭次象謂羊腓至微薄。不應太疾如此。當以腓爲是。僕考唐書骨利幹傳。亦曰羊腓。然又觀唐書天文志。則曰羊腓。此一字三說不同。蓋腓腓字文相近。諸公姑存其舊。不敢必以

爲孰爲正也。然胛者肩也。髀者股也。二字意雖不同。爲熟之時。似不相遠。至脾則太速矣。魯直詩亦曰。數面欣羊胛。論詩在雉膏。羊胛字魯直亦嘗用之。不但歐公也。

### 蒼頭稱將軍

隨筆云。今人呼蒼頭爲將軍。其事本爲彭寵爲奴所縛。謂妻曰。趣爲將軍治裝。注呼奴爲將軍。欲其赦己也。僕謂此說固是。然觀陳勝傳。將軍呂臣爲蒼頭軍。是則語蒼頭爲將軍。亦已久矣。又衛青爲奴。後爲大將軍。唐至德後。官爵虛濫。大將軍告身纔易一醉。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。而身執賤役者。故岑參歌曰。紫絨金章左右趨。問著卽是蒼頭奴。李商隱詩曰。廝養爲將軍。則知蒼頭奴爲將軍事甚多。又按前漢鮑宣傳。蒼頭廬兒。注漢名奴爲蒼頭。知此名起於漢矣。觀後漢注。秦人呼爲黔首。謂奴爲蒼頭者。以別於良人。又知蒼頭之名。自秦已然。又讀戰國策。魏有蒼頭軍二十萬。又知蒼頭之名。不但秦也。他國亦然。蒼頭廬兒。解在鮑宣傳。而顏師古注蕭望之傳。謂在貢禹傳。誤矣。

### 漢人稱謂

鼂錯更令。諸侯謹諱。錯父從潁川來。謂錯曰。上初卽位。公爲政用事云云。如淳曰。錯爲御史大夫。位三公也。如淳意其父稱子爲公。蓋以此爾。不知此乃史家之言。非當時之實謂也。如史記陸賈傳。賈謂其子曰。數烹鮮。無久溷公爲也。此亦稱子爲公。陸賈子何嘗爲三公哉。漢書作毋久溷汝爲也。曰公曰汝。竟不知其實謂不獨此也。又如史記袁盎傳。其兄之子種謂盎曰。君能日飲亡苛。漢書作絲能日飲亡何。



二史所云不同如此。是未可深詰也。固雖當時風俗渾厚。又不應以姪對叔。輒稱其字之理。

咄嗟

劉貢父以司空圖詩中咄嗟二字。辨晉書石崇豆粥咄嗟爲誤。石林謂孫楚詩有咄嗟安可保之語。此又豈是以嗒爲嗟。自晉以前未見有言咄嗟。殷浩謂咄咄逼人。蓋拒物之聲。嗟乃歎聲。咄嗟猶呼吸。疑晉人一時語耳。僕觀魏陳暄賦。漢帝咄嗟。抱朴子。不覺咄嗟復彫枯。李白詩。臨歧胡咄嗟。王績詩。咄嗟建城市。張說詩。咄嗟長不見。陳子昂詩。咄嗟吾何歎。司空圖詩。笑君徒咄嗟。此詩於花字韻押。是亦以爲咄嗟。貢父所舉。乃別一詩。曰。咄嗟休休莫莫。且陳暄葛稚川。左太沖。陳子昂。李太白之徒。皆在司空圖之前。其言已可驗矣。況復圖有前作咄嗟字無可疑者。僕又推之。竊謂此語自古而然。非特晉也。前漢書。項羽意烏猝嗟。李奇注。猝嗟猶咄嗟也。後漢何休注。公羊曰。噫。咄嗟也。此咄嗟已明驗漢人語矣。又戰國策有叱咄叱嗟等語。益知此語自古而然。貢父所說。固已未廣。石林引孫楚詩。且謂晉人一時之語。亦未廣也。咄咄逼人。乃殷仲堪語。石林謂殷浩誤也。殷浩語乃咄咄書空。

唐人用一麾事

筆談曰。今人守郡。謂之建麾。蓋用顏延年詩。一麾乃出守事。此誤也。延年謂一麾者。乃指麾之麾。非旌麾之麾也。自杜牧之有擬把一麾江海去。始謬用一麾。自此遂爲故事。此沈存中所言也。僕因考唐人詩。如杜子美。柳子厚。許用晦。獨孤及。劉夢得。陸龜蒙等。皆用一麾事。獨牧之謂把一麾爲露圭角。似失延